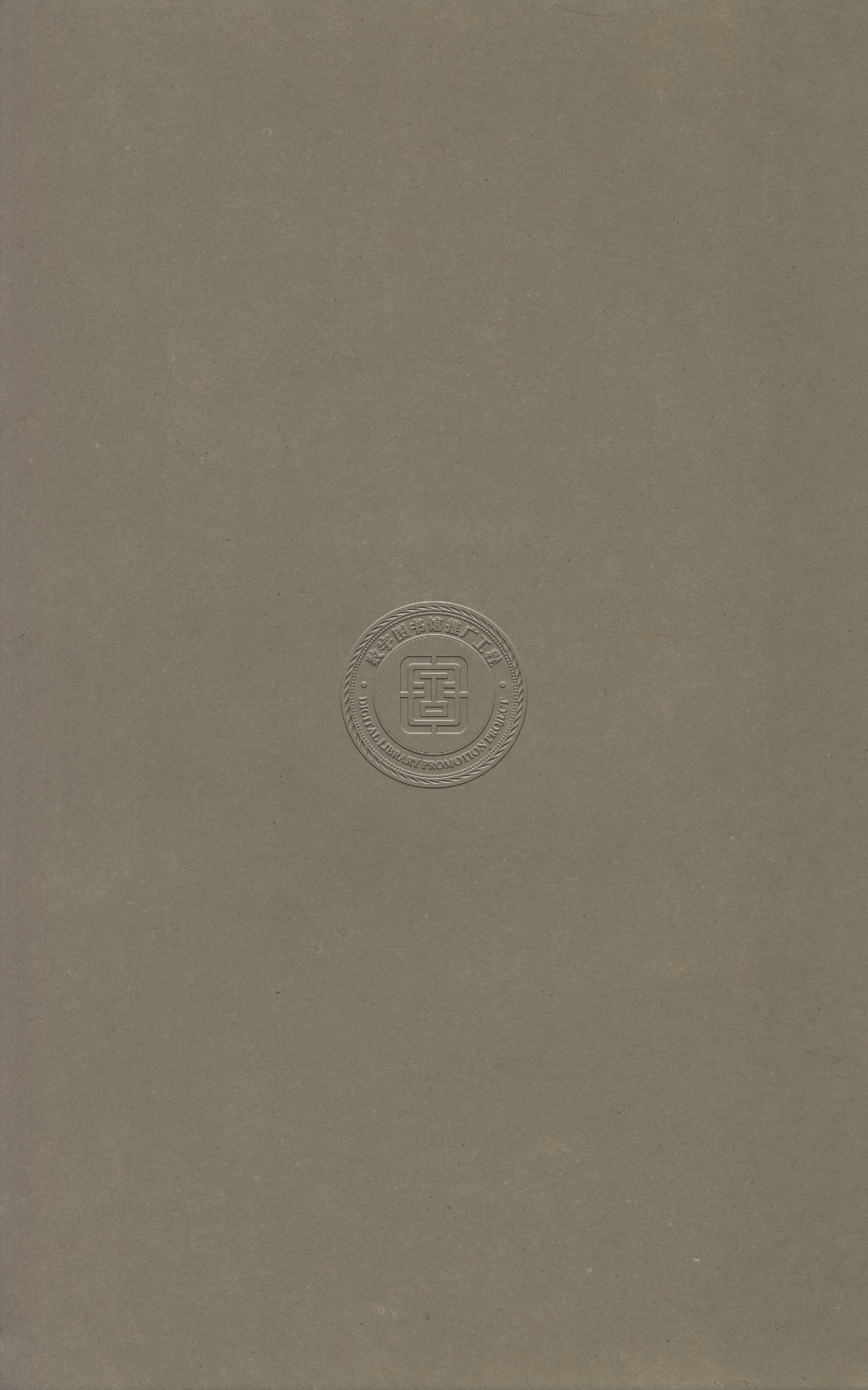
石刻史料叢書
乙編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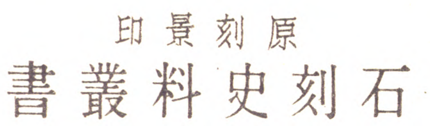
集古錄

三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原刻景印



石刻史料叢書



嚴耕望編

藝文印書館印行



石刻史料叢書乙編之一

集古錄

（三）

跋尾

宋歐陽修撰

目

宋歐陽棐撰

清繆荃孫校輯

集古錄跋尾卷七

宋廬陵歐陽修永叔著　吳縣朱記榮校刊

唐開元金籙齋頌天寶九載衞包書撰元第七百二十七

右開元金籙齋頌雖不著書人姓氏而字爲古文實衞包書也唐世華山碑刻爲古文者皆包所書包以古文見稱當時甚盛蓋古文世俗罕通徒見其字畫多奇而不知其筆法非工也余以集錄所見三代以來古字尤多遂識之爾　右集本

唐龍興七祖堂頌天寶十載元第三十三

右龍興寺七祖堂頌陳章甫撰胡霈然書霈然筆法雖未至而媚熟可喜今上黨佛寺畫壁有霈然所書多爲

流俗取去匣而藏之以爲奇翫余數數於人家見之其墨蹟尤工非石刻比也右眞蹟

唐明禪師碑天寶十載鄭炅之撰徐浩書元第五百二十五

秋暑困甚覽之醒然治平丙午孟饗致齋東閣書右眞蹟

唐放生池碑天寶十載元第九百五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集本有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故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

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集本有人間之聖人五字地下之罪人矣治平元年八月十日書右眞蹟

唐徐浩元隱塔銘

右元隱塔銘徐浩撰幷書嗚呼物有幸不幸者視其所託與其所遭如何爾詩書遭秦一作厄不免煨燼而浮圖老子以託於字畫之善遂見珍藏余所集錄屢誌此言蓋慮後世以余爲惑於邪說者也比見當世知名士方少壯時力排異說及老病畏世則歸心釋老反恨得之晚者往往如此也可勝歎哉右眞蹟

唐顏眞卿書東方朔畫贊 天寶十三載 元第五十九

右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眞卿書贊在文選中今校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也選本曰棄俗登仙而此云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而此云神友 右集本

唐畫贊碑陰 天寶十三載 元第六十

右畫贊碑陰唐顏眞卿撰幷書湛贊開元八年德州刺更韓思復刻於廟天寶十三載眞卿始別書之 右集本

唐李陽冰城隍神記 乾元二年 元第一百三

右城隍神記唐李陽冰撰幷書陽冰爲縉雲令遭旱禱雨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既而雨遂徙廟於西山陽冰所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然今非止吳越

天下皆有而縣則少也 右集本

唐李陽冰忘歸臺銘 乾元二年 元附一百四

右忘歸臺銘唐李陽冰撰幷書銘及孔子廟城隍神記三碑竝在縉雲其篆刻比陽冰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此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爾然時有數字筆畫特偉勁者乃真蹟也 右集本

唐衛秀書梁思楚碑 上元元年 元第一百七十五

秀筆工之善摹者也其自謂集書信矣無足多取也書譬君子皆學乎聖人而其所施爲未必同也 右集本

唐縉雲孔子廟記 上元二年 元第一百四

右縉雲孔子廟記李陽冰撰幷書孔子廟像之制前史

不載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一作郭元瓘一作李元瓘從李爲是奏

云先聖孔宣父以先師顏子配其像爲立侍配享宜坐

弟子十哲雖得列像而不在配享之位按祠令何休范

甯等二十二賢猶蒙從祀十哲請列享在何休等上於

是詔十哲皆爲坐像李陽冰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

立者九人益獨顏回坐配而閔損等九人爲立像矣陽

冰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右集本

唐呂諲表上元二年元第一百五十五

右呂諲表元結撰顧誠奢八分書景祐三年余謫夷陵

過荊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趺石埋地中

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斷本而入於地處字多缺滅

今世傳元子文編亦有此文以碑考之集本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爲是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右集本

又此與前跋相類疑是藁本今兩存之

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荆南謁吕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趺石埋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於地處字多缺滅今世傳元子文編所載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爲是集錄實不爲無益矣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書者顧誠奢也余得此碑三十年矣暇日因偶題之嘉祐八年五月中旬休日書

唐徐方回西塘記寶應元年 元附二十一

右西墉記唐徐方回撰方回云寶應中爲南陽令得崔子玉所作平子銘末二十一字陷於廳之西墉按今西鄂石本末句見在方回所得乃南陽半石之末也今又亡矣惜哉 右集本

唐裴虬怡亭銘 永泰元年 元第一百十一

右怡亭在武昌江水中小島上武昌人謂其地爲吳王散花灘亭裴鷗造李陽冰名而篆之裴虬銘李莒八分書刻於島石 四十七字集本作怡亭銘李陽冰篆裴虬撰李莒書銘在武昌江水中有小島亭在其上人謂其地爲吳王散花灘銘刻於島石 常爲江水所沒故世亦罕傳鷗集本鷗字作 不知何人虬代宗時爲 集本有亭裴公作 字 道州刺史韓愈爲其子復墓誌云虬爲諫議大夫有寵代宗朝屢諫

諍數命以官多辭不拜然唐史不見其事李莒華弟也

治平二年正月十日孟春薦饗攝事致齋中書東閣書

右眞蹟

唐顏魯公題名永泰二年元第一百二

右靖居寺題名唐顏眞卿題按唐書紀傳眞卿當代宗時爲檢校刑部尚書爲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不修爲誹謗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爲刑部尚書而此題名云永泰二年眞卿以罪佐吉州與史不同據眞卿湖州放生池碑陰所敘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眞卿未嘗至硤遂貶吉而史氏但據初貶書於紀傳耳眞卿大歷三年始移撫州當遊靖居時猶在

吉也右集本

又別本

右魯公題名言五字集本作顏魯公華嶽靖居寺東西二林題名靖居寺在吉州據魯公言永泰二年眞卿以罪貶佐吉州據舊二字集本作按唐書列傳云眞卿代宗時爲刑部尙書爲宰相元載所惡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爲刑部尙書不書其貶吉州也按眞卿湖州放生池碑陰自敘云貶硤州司餘再貶吉州蓋眞卿未嘗至硤遂貶吉州集本無此四字而史官闕漏但書其初貶爾嘉祐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書右眞蹟

唐元結窪尊銘永泰二年元第一百三十八

右窪尊銘元結撰徐令問書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爲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恥於無聞然不如是之汲汲也 右眞蹟

唐元結陽華巖銘 永泰元年 元第二百二

右陽華巖銘元結撰瞿令問書元結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而氣力不足故少遺韻 集本無此九字 君子之欲著於不朽者有諸其內而見於外者必得於自然顏子蕭然臥於陋巷人莫見其所爲而名高萬世所謂得之自然也結之汲汲於後世之名亦已勞矣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

右眞蹟

唐元結峿臺銘 大歷二年 元第二百七十六

右斯人之作非好古者不知爲可愛也然來者安知無同好也邪 右眞蹟

唐禹廟碑 大歷三年段季展書 元第九十七

崔巨文傳於今者絕少皆不及此碑季展他所書亦不偉於此治平二年上元日書 右眞蹟

唐崇徽公主手痕詩 大歷四年 元第三百六十

右崇徽公主手痕詩李山甫撰崇徽公主者僕固懷恩女也懷恩在肅宗時先以二女嫁囘紇其一嫁毗伽可汗少子後號登里可汗者是也其一不知所嫁何人唐

書懷恩傳及同紇傳皆不載惟懷恩所上書自陳六罪有云二女遠嫁爲國和親以此知其又嘗嫁一女爾此所謂崇徽公主者懷恩幼女也懷恩旣反引羌渾奴剌爲邊患永泰中病死於靈武其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唐大歷四年始以懷恩幼女爲集本有崇徽二字公主又嫁同紇即此集本有公主二字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右眞蹟

唐李憕碑大歷四年 元第四百六十九

右李憕碑李紓撰新唐書列傳云憕十餘子江涵渢瀛等同被害惟源彭免據李紓載憕子見於碑者實十二人曰右補闕彭汝州刺史深華陰丞渢左驍衞兵曹瀛硤石丞沆洪州別駕澥洛陽尉謂司農主簿汶又云公

朱氏槐廬校刊

之薨也彭從元宗南狩次公而歿深授任他郡其在洛
陽者長子江第三子涵與華陰驍衞又兩少子合六人
皆從公殲於虜刃硤石而下與衆孫之在者僅以孩提
免如紓所記憕子盡於是矣未嘗有源也紓但言衆孫
孩亦不云有未名子也然則源者史家何從而得之據
史言源爲司農主簿以碑考之源當爲洨也又據碑方
憕歿於賊也彭深沆澥渭洨六子獲免而史惟云源彭
此當以碑爲正紓當代宗時爲憕作碑自云與憕有通
家之好幼奉升堂之慶宜知憕事不繆也 右集本

唐顏眞卿麻姑壇記 大歷六年 元第四十

右麻姑壇記顏眞卿撰并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

其爲八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僊之說釋老之爲斯民患也深矣 右集本

唐顏眞卿小字麻姑壇記 歲月闕 元第三百

右小字麻姑壇記顏眞卿撰并書或疑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余家所藏顏字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干祿字書注最爲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遒峻緊結尤爲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頗以爲惑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志之以釋疑者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 右眞蹟

唐中興頌 大歷六年 元第四十八

朱氏槐廬校刊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眞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爲圖障碑在永州摩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缺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眞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崖石眞本也尤爲難得爾 右集本

又別本

右中興頌世傳顏氏書中興頌多矣然其崖石歲久剝裂故字多訛缺近時人家所有往往爲好事者嫌其剝缺以墨增補之多失其眞余此本得自故西臺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舊本也最爲眞爾 右眞蹟

唐李陽冰庶子泉銘 大歷六年元第七十

右庶子泉銘李陽冰撰并書慶歷五年余自河北都轉運使貶滁陽屢至陽冰刻石處未嘗不裴回其下庶子泉昔爲流谿今爲山僧填爲平地起屋於其上問其泉則指一大井示余曰此庶子泉也可不惜哉 右真蹟

唐李陽冰阮客舊居詩 歲月闕

元第五百九十五

右李陽冰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僊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見其名氏蓋縉雲之隱者也彼以遁俗爲高而終以無名於後世可謂獲其志矣然聖人有所不取也陽冰欲稱其人而不顯其名字何哉豈阮客見稱於當時而陽冰不慮於後世邪夫士固有顯聞於一時而泯沒於萬世者矣顧其道何如

也陽氷傳字世傳多矣此摩滅而僅存尤可惜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書 右眞蹟

唐元靖先生碑 大歷七年 元第二百五十七

右元靖先生碑柳識撰張從申書李陽氷篆額唐世工書之士多故以書知名者難自非有以過人者不能也然而張從申以書得名於當時者何也從申每所書碑李陽氷多爲之篆額時人必稱爲二絶其爲世所重如此余以集錄古文閱書既多故雖不能書而稍識字法從申所書棄者多矣而時錄其一二者以名取之也夫非衆人之所稱任獨見以自信君子於是愼之故特錄之以待知者 右眞蹟

唐竇叔蒙海濤誌 大歷中元第九百

右海濤誌竇叔蒙撰其書六篇一曰海濤誌一曰濤厤三曰濤日時四曰濤期五曰朔望體象六月春秋仲月漲濤解余嚮在揚州得此誌甚愛之張於座右之壁冀於朝夕見也已而夜爲風雨所壞其後求之凡十五年而復得斯本以示京師好事者皆云未嘗見也 右集本

唐鹽宗神祠記 大歷中元第九百六十九

右鹽宗神祠記錢義方撰近時有尚書郎張席自言家寓解州爲余言安邑解縣兩池鹽事云夏月鹽南風來池面紫色須臾凝結如雪土人謂之漫生鹽而兩池歲役畦夫數百種鹽公私耗斁而州縣吏緣以爲姦利棄

宋氏槐廬校刊

漫生鹽不取誣其苦不可食席博學能言漢唐事尤詳爲余復言前世鹽皆自生開元中姜師度爲河中尹而鹽池涸始置鹽屯故唐格自開元後遂有畦夫營種之課席因上書論鹽漫生之利官遂罷畦夫而公私皆以爲然而議者或害其事乃云漫生鹽味苦不可食或云暫結復銷不可奄聽者方惑其事余因讀義方所記乃云若陰陽調和鬼神驅造不勞人而擅其利與夫鑿泉煮海不相爲謀由是知唐世鹽非營種爲決可信義方大歷時爲權鹽使余家集錄古文不獨爲傳記正訛繆亦可爲朝廷決疑議也以上十七字一作爲傳記正訛繆多矣爲朝廷決有司疑議獨斯記爾

右集本

唐裴公紀德碣銘大歷八年元第一百一十八

右裴公紀德碣銘唐越州刺史王密撰國子監丞集賢院學士李陽冰篆裴公儆爲明州刺史密代之爲作此文其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康海隅小寇結亂甌越因言明州當出兵之衝民物殘敝儆撫綏有惠愛而人思之爾按唐自戊寅武德元年受命至己亥乾元二年乃一百四十二年是時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僣號於河北是歳洛陽汝鄭等州皆陷於賊不得云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也考於史傳又不見其事惟台州賊袁鼂攻陷浙東州郡乃寶應元年當云一百四十五年又據密代儆爲明州刺史至

大歷十四年移湖州則儆密相繼爲刺史宜在代宗時然密當時人推次唐年不應有失余友王回深父曰唐自武德至大歷八年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除則天稱周十四年則正得一百四十二年是時天下粗定文人著辭以爲大康理亦可通是歲廣州哥舒晃作亂海隅小寇豈謂此與余以謂晃之亂唐命江西路嗣恭討平之不當自明州出兵深父曰然兵家出奇明州海道去廣不遠亦或然也故并著之　右集本

又別本

右裴公紀德碣王密撰裴公名儆代宗時爲明州刺史密代之碣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載天下大康

而海隅小寇結亂甌越按唐自武德元年至乾元二年實一百四十二年是時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僭號於河北是歲洛陽汝鄭等州皆陷於賊不得云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考於史傳又不見其事然密當時人推次唐年不宜有失王回曰大歷八年廣州哥舒晃作亂此所謂海隅小寇者也自武德元年至是歲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則天稱周者十四年去之正得一百四十二年矣豈謂此與以事考驗理宜如此又不知密意爲何如也姑志其語以俟知者嘉祐八年十月三十日書右眞蹟

唐龍興寺四絕碑首大歷八年

元第一百七十九

右四絕碑首者李陽冰篆法愼律師碑額也在揚州龍興寺唐李華文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律師者淮南愚俗素信重之謂此碑爲四絕碑律師非余所知華文與從申書余亦不甚好故獨錄此篆爾　右集本

唐干祿字樣　大歷九年　元第二百三十七

右干祿字樣別有摹本文注完全可備檢用此本刻石殘缺處多直以魯公所書眞本而錄之爾魯公書刻石者多而絕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筆力精勁可法尤宜愛惜而世俗多傳摹本此以殘缺不傳獨余家藏之治平丙午九月二十九日書　右集本

唐干祿字樣摹本　大歷九年　元第二百三十八

右干祿字樣摹本顏眞卿書楊漢公摹眞卿所書乃大歷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漢公以爲一二工人用爲衣食之業故摹多而速損者非也蓋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譌繆尤爲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摹多爾豈止工人爲衣食業邪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摹本而大歷眞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眞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足以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竝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摹本之多失眞也 右集本

又別本

右顏魯公干祿字書乃大歷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

訛鈌蓋由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譌繆尤爲學者所資而當時盛傳於世爾漢公謂一二工人用爲衣食之業者惜其傳模多而早損然豈止爲工人爲衣食業也今世人多傳漢公模本而大歷眞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眞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尤足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並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摹本之多失眞也治平元年正月五日錫慶院萬壽聖節宴歸書 右眞蹟

唐滑州新驛記 大歷九年 元第二百一十

右新驛記李陽冰篆碑在今滑州驛中其陰有銘曰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

不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爲吾寶之不知作者爲誰然賈躭嘗爲李騰序說文字源盛稱陽冰此記躭爲滑州刺史因見所記而稱之耳陽冰所書世固多有可愛者不獨斯記也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 右眞蹟

唐歐陽琟碑 大歷十年 元第七百七十六

右歐陽琟碑顏眞卿撰幷書余自皇祐至和以來頗求歐陽氏之遺文以續家譜之闕既得顏魯公歐陽琟碑又得鄭眞義歐陽諶墓誌以與家所傳舊譜及陳書元和姓纂諸書參較又問於呂學士夏卿夏卿世稱博學精於史傳因爲余考正訛舛而家譜遂爲定本然獨琟

碑所失者四顏公書穆公封山陽郡公呂學士云陳無山陽郡山陽令楚州是也當梁陳時自爲南兖州而以連州爲山陽郡然則陳書及舊譜皆云穆公封陽山公爲是而顏公所失者一也舊譜皆云堅石子質南奔長沙顏公云自景達始南遷其所失者二也歐陽生自前漢以來諸史皆云字和伯而顏公獨云字伯和二字義雖不異然當從衆又顏氏獨異初無所據蓋其繆爾其所失者三也元和姓纂及諡銘皆元允約之子而顏公獨以爲紇子其所失者四也璀之世次不應舛亂如此蓋諡之卒葬在咸亨上元之間去卒更未遠眞義所誌宜得其實璀卒大歷中唐之士族遭天寶之亂失其譜

繫者多顏公之失當時所傳如此不足怪也治平元年夏至日書銘闕其末數句不補 右眞蹟

唐杜濟神道碑 大歷十二年 元第四百五

右杜濟神道碑顏眞卿撰并書藝之至者如庖丁之刀輪扁之斲無不中也顏魯公之書刻於石者多矣而有精有粗雖他人皆莫可及然在其一家自有優劣余意傳摹鐫刻之有工拙也而此碑字畫遒勁豈傳刻不失其眞者皆若是與碑已殘缺銓次不能成文第錄其字法爾嘉祐八年中元假日書 右眞蹟

唐杜濟墓誌銘 大歷十二年 元第三百七十七

右杜濟墓誌銘但云顏眞卿撰而不云書然其筆畫非

魯公不能爲也葢世頗以爲非顏氏書更俟識者辨之

右眞蹟

唐顏眞卿射堂記 大歷十二年元第五百三十

右射堂記顏眞卿書魯公在湖州所書刻於石者余家集錄多得之惟放生池碑字畫完好如干祿字書之類今已殘缺每爲之歎惜若射堂記者最後得之今僕射相公筆法精妙爲余稱顏氏書射堂記最佳遂以此本遺余以余家素所藏諸書較之惟張敬因碑與斯記爲尤精勁惜其皆殘闕也 右集本

唐王師乾神道碑 大歷十三年元第七百五

右王師乾神道碑張從申書余初不甚以爲佳但怪唐

人多稱之第錄此碑以俟識者前歲在亳社因與秦玠郎中論書玠學書於李西臺建中而西臺之名重於當世余因問玠西臺學何人書云學張從申也問玠識從申書否云未嘗見也因以此碑示之玠大驚曰西臺未能至也以此知世以鑒書爲難者誠然也從申所書碑今絕不行於世惟予集錄有之者吳季子碑陰記崔圓頌德碑并此纔三爾熙甯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書 右眞蹟

唐僧懷素法帖 大歷十二年 元第九百二十六

右懷素唐僧字藏眞特以草書擅名當時而尤見珍於今世予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

書爲事業至終老而窮年疲敝精神而不以爲苦者是眞可笑也懷素之徒是已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右眞蹟

唐張敬因碑 大歷十四年 元第四十二

右張敬因碑顏眞卿撰并書碑在許州臨潁縣民田中慶歷初有知此碑者稍稍往模之民家患其踐田稼遂擊碎之余在滁陽聞而遣人往求之得其殘闕者爲七段矣其文不可次第獨其名氏存焉曰君諱敬因南陽人也乃祖乃父曰澄曰連其字畫尤奇甚可惜也 右集本

又

右魯公之碑世所奇重此尤可珍賞也廬陵歐陽修書

右增入

唐顏勤禮神道碑 大歷十四年 元第三百四十五

右顏勤禮神道碑顏眞卿撰幷書序顏溫二家之盛云思魯大雅在隋俱仕東宮愍楚彥博同直內史省遊秦彥將皆典祕閣按唐書云溫大雅字彥宏弟彥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彥將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不應如此蓋唐世諸賢名字可疑者多封德彝云名倫房元齡云名喬高士廉云名儉顏師古云名籀而皆云以字行倫喬儉籀在唐無所諱不知何避而行字余於中書見顏氏喬孫有獻其家氏所藏告身三卷以求官者其一思魯除儀同制其一勤禮除詹事府主簿制其一師古加正議大夫制思魯制云內史令臣瑀

宣者蕭瑀也侍郎臣封德彝奉舍人臣彥將行不應內
史令書名而侍郎舍人書字又必不稱臣而書字則德
彝彥將皆當爲名師古制有尙書左僕射梁國公元齡
右僕射申國公士廉又有吏部尙書君集者侯君集也
侍郎纂者楊纂也四人幷列於後不應二人書名二人
書字也則元齡士廉亦皆當爲名矣又師古與令狐德
棻同制不應德棻書名而師古書字則師古亦當爲名
也然余家集錄有申文獻公塋兆記是高宗時許敬宗
撰云公諱儉字士廉敬宗與士廉同時人而爲其家作
記必不繆誤則士廉又當爲字也然告身書字在理豈
安令新唐書雖云房元齡字喬顏師古字籀以高儉塋

兆記爲名則喬籀果爲字乎又按元和姓纂封氏蓨人
隋通州刺史繡生四子曰德潤德輿德和德彝又云德
彝更名倫亦不知果是否唐去今未遠事載文字者未
甚訛舛殘缺尙可考求而紛亂如此故余嘗謂君子之
學有所不知雖聖人猶闕其疑以待來者葢愼之至也
右集本

唐重摹吳季子墓銘 大歷十四年 元第二百五十一

右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以爲孔子所書據張從申
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元宗命殷仲容模搨其書以傳
然則開元之前自有眞本至大歷中蕭定又刋於石則
轉相傳摹失其眞遠矣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

世家考之其列聘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第以其名傳之久不可遽廢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右集本

又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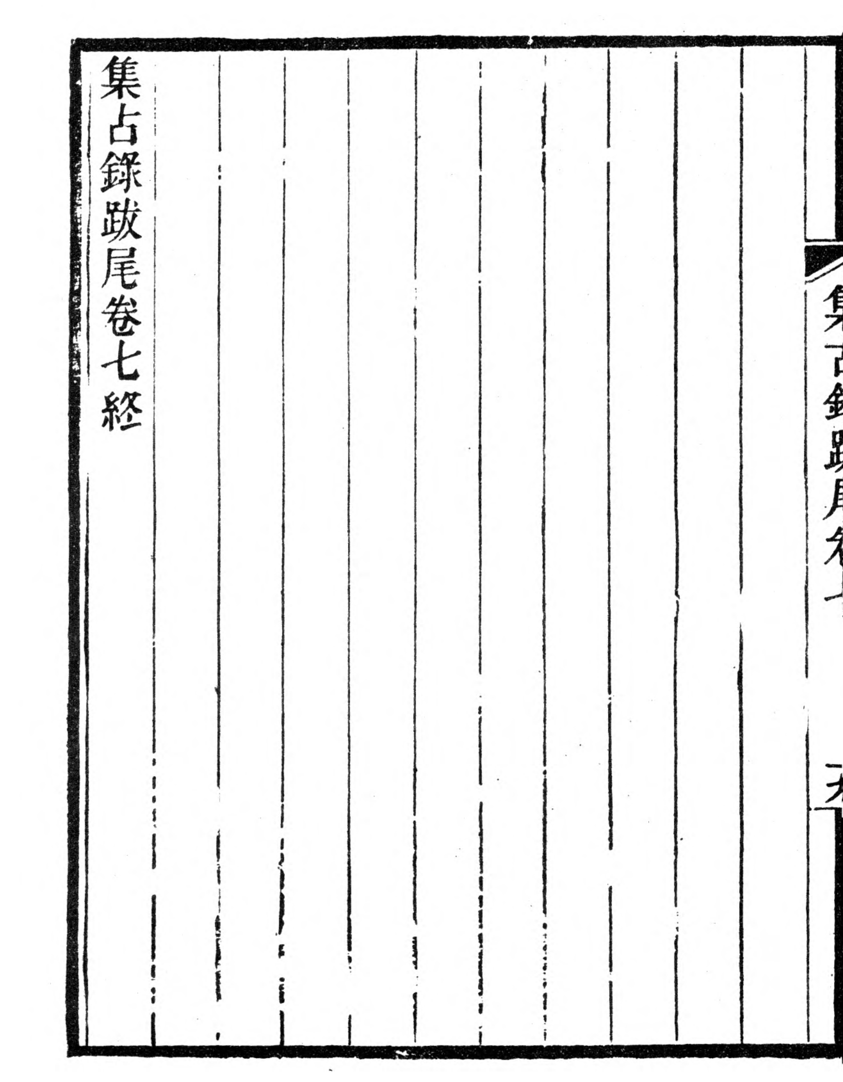
右古篆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自前世相傳以爲孔子所書據張從申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元宗命殷仲容搨本遂傳於世然則開元以前已有刻石矣其後貞元中鄭播又爲記盧國遷建堂樹碑則今本又非仲容所模者字亦奇偉莫知何人所書按孔子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月

蹤跡無過吳之理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篩牘所容惟博物君子必能辨之右眞蹟

唐鴈門王田氏神道碑代宗時元無卷第

右唐魏博節度使鴈門郡王田承嗣碑營田副使裴抗撰子緒碑節度判官郎絳撰按唐書列傳承嗣十一子維朝華繹綸綰緒繪純紳縉而緒次當第七此二碑皆以緒爲第六子而無綰自緒而下有繪純紛縉與史不同二碑當時故吏所作必不誤蓋史之繆也其文與字皆不嘉故余特錄其世次而已右眞蹟

集古錄跋尾卷七終



宋廬陵歐陽修永叔著　吳縣朱記榮重校刊

唐顏氏家廟碑建中元年　元第五十二

右顏氏家廟碑顏眞卿撰并書眞卿父名惟貞仕至薛王友眞卿其第七子也述其祖禰羣從官爵甚詳右集本

唐顏魯公書殘碑歲月闕　元第三百九十七

右顏氏殘碑以家廟碑考之是顏允南碑也家廟碑云允南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司業金鄉男此碑云肅宗入中京遷司封尋封金鄉縣男又云遷國子司業此碑云二子穎頍案魯公文集允南二子曰穎曰頍其名頍者亦見家廟碑非允南子也頍好爲五言詩授校書郎早卒家廟碑亦云頍好五言校書

而此碑又云與弟允臧同時臺省則爲允南可知不疑惟書頹事家廟碑云侍郎蔣冽賞其判此碑云爲崔器所賞小不同爾治平元年寒食日書 右眞蹟

又

余謂顏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其見寶於世者不必多然雖多而不厭也故雖甚殘缺不忍棄之 右集本

唐湖州石記 歲月闕 元第二百七十七

右湖州石記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詳也惟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也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

其書然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蹟故今處處有之唐人筆蹟見於今者惟公爲最多視其鉅書深刻或託於山崖其用意未嘗不爲無窮計也蓋亦有一作其趣好所樂爾其在湖州所書爲世所傳者惟干祿字放生池碑尙多見於人家而干祿字書乃楊漢公摹本其眞本以訛缺遂不復傳獨余集錄有之惟好古之士知前人用意之深則其堙沈摩滅之餘尤爲可惜者也右集本

唐顏魯公帖蔵月闕元第一百八十

右蔡明遠帖寒食帖附皆顏魯公書魯公後帖流俗多傳謂之寒食帖集本無此十三字其集本有後字印文曰忠孝之家者錢文僖公自號也希聖錢公字也又曰化鶴之系者

朱氏槐廬校刊

丁崖相印也潤州觀察使者錢惟濟也右眞蹟

唐顏魯公二十二字帖歲月闕元無卷第

斯人忠義出於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蹟挺然奇偉有似其爲人右眞蹟

唐顏魯公法帖虞世南帖附元第一百八十　歲月闕

右顏眞卿書二帖并虞世南一帖合爲一卷顏帖爲刑部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乏實用憂煎蓋其貧如此此本墨蹟在予亡友王子野家子野出於相家而淸苦甚於寒士嘗摹帖刻石以遺朋友故人云魯公爲尚書其貧如此吾徒安得不思守約世南書七十八字尤可愛在智永千字

文後今附於此右集本

唐元次山銘 歲月闕 元第二百四十三

右元次山銘顏眞卿撰并書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幾乎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獨不能革五國二字集本作陳隋之弊既久而後韓柳之徒出蓋習俗難變而文章變體集本作之又難也次山當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不減韓之徒也十二字集本作雖少雄健而意氣不俗亦可謂特立之士哉右眞蹟

唐張中丞傳 歲月闕 元第二百八十三

右張中丞傳李翰撰嗚呼集本無此二字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爲之稱述也然以翰所記考唐書列傳

及韓退之所書皆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爲疏略雖云史家常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屢敗賊兵其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爲太繁然廣記備言所以備史官之采也右眞蹟

唐甘棠館題名 貞元間 元第四百二

右甘棠館題名自唐德宗貞元以來止於會昌文字多已摩滅惟高元裕韋夏卿所書僅可讀甚矣人之好名也其功德之盛固已書竹帛刻金石以垂不朽矣至於登高遠望行旅往來慨然寓興於一時亦必勒其姓名留於山石非徒徘徊俯仰以自悲其身世亦欲來者想

見其風流夏卿所記留連感愴意不淺也如高韋二子皆當時知名士也史傳載之詳矣昔杜預沈碑漢水謂萬世之後谷或爲陵庶幾復出以見於世其爲慮深矣然預之功業不待碑而自傳其區區於此者好名之弊也故士或勤一生以自苦或餓死空山之中甚者蹈水火赴刀鋸以就後世之名爲莊生所笑者有矣故余於集古每得前世題名未嘗不錄者閔夫人之甚好名也

右集本

唐汾陽王廟碑 貞元二年 元第九百二十九

右郭子儀廟碑高參文其敘子儀功業不甚詳而載破墨姓處木討沙陁處密事則唐書列傳無之蓋子儀微

時所歷集本作立其後遂立大勳宜乎史略不書也然唐書有處密處月朱邪孤注等皆是西突厥薛延陁別部名號余於五代史爲李克用求沙陁種類卒不見其本末而參謂處密爲沙陁不知其何所據也按陳翃子儀家傳亦云討沙陁處墨十二姓與參所書頗同唐書轉蜜爲密當以碑爲正一有治平甲辰七月十三日以服藥家居書 右眞蹟

唐賀蘭夫人墓誌貞元七年 元第三十二

右賀蘭夫人墓誌唐陸贄撰或云贄書也題曰祕書監陸公夫人墓誌銘而贄自稱姪曾孫此石在常州一有陸監名齊望五字 右集本

唐辨正禪師塔院記貞元中 元第二百六十二

右辨正禪師塔院記徐峴書誠能行筆而少意思也往時石曼卿屢稱峴書曼卿多得顏柳筆法其書與峴不類而遠過之不知何故喜峴書也余當曼卿在時猶未見峴書但聞其所稱曼卿歿已久始得此書遂錄之爾

右眞蹟

唐韓愈盤谷詩序 貞元中 元第三百

右送李愿歸盤谷序韓愈撰盤谷在孟州濟源縣貞元中縣令刻石於其側令姓崔其名浹今已摩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尚未顯其道未爲當世所宗師故但云知名士也然當時送愿者不爲少而獨刻此序葢其文章已重於時也以余家集本校之

或小不同疑刻石誤集本世已大行刻石乃當時物存之以爲佳翫爾其小失不足較也右眞蹟

唐郭忠武公將佐略貞元十二年元第八百五

右忠武公將佐略陳翃撰忠武公者郭子儀也翃之所書亦爲盛矣猶言得其六七葢其官至宰相者七人爲節度使者二十八人尙書丞郎京尹者十人廉察使者五人據翃所得而書者實六十人而顯名於世者葢五十人雖喬琳周智光李懷光僕固懷恩等陷於禍敗然杜鴻漸黃裳李光弼光進之徒偉然名見於當時而垂稱於後世者亦不爲少豈惟得失相當而已哉雖汾陽功業士多喜附以成名然其亦自有以得之也其忠信

之厚固出其天性至於處富貴保功名古人之所難者謀謨之際宜亦得其助也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右眞蹟

唐濟瀆廟祭器銘 貞元十三年 元第八百

右濟瀆廟祭器銘張洗撰碑云置齋郎六人唐自高宗以後官不勝其濫矣洗之所記乃開元時事州縣祠廟置齋郎六人可知其濫官之弊然史家不能詳載惟於碑刻偶見其一二爾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中書東閣雨中書 右眞蹟

唐神女廟詩 貞元十四年 元第一百四十二

右神女廟詩李吉甫邱元素李貽孫敬騫等作余貶夷

陵令時嘗泛舟黃牛峽至其祠下又飲蝦蟇碚水覽其江山巉絶窮僻獨恨不得見巫山之奇秀每讀數子之詩愛其辭翰遂錄之字一有遂爲佳玩右集本

唐馬寔墓誌銘貞元十四年元第九十

右馬寔墓誌銘唐歐陽詹撰并書其文辭不工而字法不俗故錄之寔之事迹亦無足紀也右集本

又

詹之文爲韓退之所稱遂傳於世然其不幸早死故其傳者不多刻石之文祗有此與福州佛記耳尤可惜也

右眞蹟

唐陽武復縣記貞元十九年元第九百四十九

唐衢文世罕傳者余家集錄千卷唐賢之文十居七八而衢文祇獲此爾然其氣格不俗亦足佳也 右眞蹟

唐石洪鍾山林下集序 貞元二十年 元第八百八十九

右鍾山林下集序者石洪爲浮圖總悟作也石洪爲處士而名重當時者以常爲韓退之稱道也唐世號處士者不爲少矣洪終始無他可稱於人者而至今其名獨在人耳目由韓文盛行於世也而洪之所爲與韓道不同而勢不相容也然韓嘗歎籍湜輩叛己而不絶之也豈諸子駁雜不能入於聖賢之域而韓子集本有獨字區區誨誘思援而出於所溺與此孔孟之用心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是日上以霖雨不止分命羣臣祈禱余祈

朱氏槐廬校刊

於太社既歸而雨遂止某謹記右眞蹟

唐房太尉遺愛碑陰記元和六年同是石洪撰附此石洪文字罕見於後世故特錄之右見緜本拾遺

唐韓退之題名元和四年元第四百七十已下七篇皆韓文公撰故不與別碑歲月爲敘

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集本有記龍潭遇雷事六字天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裴回柱下而去遂登山頂至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妄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試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摹刻

於石也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書　右眞蹟

唐田宏正家廟碑　元和八年　元第三百七十六

右田宏正家廟碑昌黎先生撰余家所藏書萬卷惟昌黎集是余爲進士時所有最爲舊物自天聖以來古學漸盛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訛舛惟余家本屢更校正時人共傳號爲善本及後集錄古文得韓文之刻石者如羅池神黄陵廟碑之類以校家集本有余二字集本舛繆猶多若田宏正碑則又尤甚蓋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今集字本有以碑校集印本與刻石多同當以爲正九字集本作初未必誤多爲校讎者妄改之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眞者多矣則校讎之際決於取舍不可不慎也

印本云銜訓事嗣朝夕不怠往時用他本改云銜訓嗣事今碑文云銜訓事嗣與印本同知其妄改也
印本云以降命書用他本改爲降以命書今碑文云以降命書與印本同知爲妄改也
印本云奉我天明用他本改云奉我王明今碑文云奉我天明與印本同知爲妄改也此類甚多略舉三事要知改字當愼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　右眞蹟

唐韓愈南海神廟碑　元和十八年　元第八百九十二

右南海神廟碑韓愈撰陳諫書以余家舊藏集本校之皆同惟集本云蜿蜿蜒蜒而碑爲蜿蜿虵虵小異當以碑爲正今世所行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

以此刻石人家多有故也其妄意改易者頗多亦賴刻石爲正也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眞蹟

唐韓愈羅池廟碑長慶中元第五十七

右羅池廟碑唐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錄長慶元年二月傳師自尚書兵部郎中翰林學士罷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郎遷吏部集本有然則據建碑時愈未爲吏部沈亦未爲舍人字碑言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爲柳人書羅池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集本有後三年字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考二君官與此碑亦同但不應在元年正月蓋後人傳模者二十三字集本作則二君官當

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葢傳模者誤刻之爾今世傳昌黎先生集載此碑文多同惟集本以步有新船爲涉荔子丹兮蕉黃蕉下加子二十五字集本作此文與碑多同惟集本云涉有新船而碑以涉爲步荔子丹兮蕉子黃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而集本作兮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右眞蹟

唐韓愈黃陵廟碑長慶元年元第四十五

右黃陵廟碑韓愈撰沈傳師書昌黎集今大行於世而患本不眞余家所藏最號善本世多取以爲正然時時得刻石校之猶不勝其舛繆是知刻石之文可貴也不獨爲翫好而已黃陵廟以家本校之不同者二十餘事疑作字如家本言降小君爲夫人而碑云降小水之類皆

當以碑爲正也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右眞蹟

唐胡良公碑長慶三年元第七百二十

右唐胡良公碑韓愈撰良公者名珦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今以碑校余家所藏昌黎集本號爲最精者文字猶多不同皆當以碑爲正茲不復紀碑云珦子逞迺巡遇迹遷造而集本無巡他流俗所傳本集本有文字有云遇或爲巡者皆非集本有也字當以碑爲正治平元年七月晦日書右眞蹟

唐韓文公與顚師書歲月闕元第二百五十

右韓文公與顚師書世所罕傳余以集錄古文其求之既勤且博七字集本只作其求之博蓋久而後獲其以易集本無此字繫

朱氏槐廬校刊

辭爲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爲退之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葢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召爲國子祭酒遷刑部侍郎久之始遷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爲韓吏部爾顛師遺記雖云長慶中立葢并韓書皆國初重刻故繆爲附益爾

治平元年三月十三日書右眞蹟

唐高閑草一無草字書歲月未詳元無卷第

高閑草書審如此則韓子之言爲實錄矣廬陵歐陽修

右見縣本別集二十三卷

唐盧頊禱聰明山記元和二年元第五百八十六

右禱聰明山記盧頊撰乃盧從史禱山神之記也閱從

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烏重允俱列於後而感集本作覽韓退之記戡事云戡屢諫從史不聽卒爲重允所縛掩卷歎息者久之嗚呼禍福成敗之理甚明而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不及矣自古敗亂之國未始不如此也右眞蹟

唐侯喜復黃陂記元和三年元第八百九十五

右復黃陂記唐侯喜撰黃陂在汝州汝州有三十九陂黃陂最大溉田千頃始作於隋記云至貞元辛未刺史盧虔始復之辛未貞元七年也碑以元和三年建喜之文辭嘗爲韓退之所稱而世罕傳者余之所得此碑而已右集本

昌黎先生甚稱侯喜其文罕傳於今余所見止此一篇爾 右眞蹟

又一作祭樊仲文復黃陂記附

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元和三年元第四百六十二

右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幷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既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爲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爲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爲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竝顯於世不欲有所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爲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與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爲已任於子厚不得無言

也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書　右眞蹟

唐虞城李令去思頌　元和四年　元第三百八

右虞城李令去思頌李白撰王文遹篆唐世以書自名者多而小篆之學不作集本作十數家自陽冰獨擅後無繼者其前惟有碧落碑而不見名氏遹開元天寶時人在陽冰前而相去不遠集本有亦工八分四字然當時不甚知名雖字畫不爲工而一時未有及者所書篆字惟有此爾世亦罕傳余以集錄求之勤且博廑得此爾今世以小篆名家如邵不疑楊南仲章友直問之皆云未嘗見也治平元年二月七日書　右眞蹟

唐僧靈澈詩　元和四年　元第一百八

右靈澈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俗相傳以爲俚諺慶歷中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使因修江岸得斯石於池陽江水中始知爲靈澈詩也澈以詩稱於唐故其與相倡和者皆當時知名之士包侍郎者佶也徐廣州者浩也代宗時一有浩字爲嶺南節度使 右集本

唐南嶽彌陁和尚碑 元和五年 元第一百一十

右南嶽彌陁和尚碑柳宗元撰幷書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一作稱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眞韓門之罪人也蓋世俗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流言之爾今余又多錄其文懼益後人之惑也故書以見余意 右集本

唐陽公舊隱碣 元和中 元第五百七十二

右陽公舊隱碣胡證撰黎燏書李靈省篆額唐世篆法自李陽冰後寂然未有顯於當世而能自名家者靈省所書陽公碣筆畫甚可佳既不顯聞於時亦不見於他處以余家所藏之博而見於錄者惟此雖未爲絕筆亦可惜哉嗚呼士有負其能而不爲人所知者可勝道哉

右眞蹟

唐于頔神道碑 元和中 元第九百六十

右于頔神道碑盧景亮撰其文辭雖不甚雅而書事能不沒其實頔之爲人如其所書蓋篤於信道者也碑云司馬遷儒之外五家班固儒之外八流其語雖拙蓋言

其集本作復學不駁雜也然則非徒貶去釋老而已自儒術之外餘皆不學爾碑又云其弟可封好釋氏復每非之復于頤父也然可封之後不大顯而復之後甚盛以此見釋氏之教信禍者未必獲福毀貶者未必有禍也碑言復篤於孝悌守節安貧不可動以勢利其所履如此足以興其後世矣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 右眞蹟

唐昭懿公主碑 元和中 元第九百八

右昭懿公主碑孟簡撰皇甫鏄書公主代宗女也號昇平公主嫁郭氏公主之號自漢以來始有謂天子之女禮不自主婚集本作壻以公主之因以爲名爾後世號某國公主者雖實不以國公爲主而名猶不失其義唐世始

別擇佳名以加之如昇平之類是也已失其本義矣今此碑乃云諱昇平公主字昇平公主集本無此五字斯莫可曉也已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右眞蹟

唐李光進碑元和中元第七百六十三

右李光進碑偈炎撰韓秀實書唐有兩李光進其一光顏之兄其一光弼之兄一無兄字弟也此碑乃光弼弟也唐史書此兩人事多誤新書各爲傳以附顏弼遂得其正治平元年夏至日書　右集本

集古錄跋尾卷八終

集古錄跋尾卷九

槐廬叢書

宋廬陵歐陽修永叔著　吳縣朱記榮重校刊

唐沈傳師遊道林嶽麓寺詩長慶中元第一百十六

右嶽麓寺詩沈傳師撰并書題云酬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爲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於世而詩亦自佳傳師書非一體此尤放逸可愛也右集本

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長慶三年元第八十

右絳守居園池記唐樊宗師撰或云此石宗師自書嗚呼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怪奇至於如此右集本

唐張九齡碑長慶三年元第三百六

右張九齡碑按唐書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時小異

傳云壽六十八而碑云六十三傳自左補闕改司勳員外郎而碑云遷禮部傳言張說卒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碑云副知至後作相遷中書令始云知院士其載張守珪請誅安祿山事傳云九齡判守珪狀碑云守珪所請留中不行而公以狀諫然其爲語則略同碑長慶中立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同異而至於年壽官爵其子孫宜不繆當以碑爲是也治平元年二月十日書 右眞蹟

唐崔能神道碑 長慶三年 元第八百八十三

右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能弟從書碑云拜御史中丞持節觀察黔中仍賜紫衣金印按唐世無賜金印者官

制古今沿革不同而其名號尙或相襲自漢以來有銀靑金紫之號當時所謂靑紫者綬也金銀者乃其所佩印章爾綬所以繫印者也後世官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以來有隨身魚而靑紫爲服色所謂金紫者乃服紫衣而佩金魚爾宗閔謂賜金印者繆也今世自以賜緋銀魚袋賜紫金魚袋結入官銜而階至金紫光祿大夫者遂於結銜去賜紫金魚袋皆流俗相承不復討集本作訂正久矣故因宗閔之失并記之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眞蹟

唐田布碑長慶四年 元第八百四十二

右田布碑庾承宣撰布之事壯矣承宣不能發於文也

朱氏槐廬校刊

蓋其力不足爾布之風烈非得左邱明司馬遷筆不能書也故士有不顧其死以成後世之名者集本有爾字有幸不幸各視其所遭如何爾今有道史漢時事者其人偉然甚著而市兒俚嫗猶能道之自魏晉以下不爲無人而其顯赫不及於前者無左邱明司馬遷之筆以起其文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　右眞蹟

唐鄭權碑　寶歷二年　元第七百六十八

右姚向書筆力精勁雖唐人工於書者多而及此者亦少惜其不傳於世而今人莫有知者惟余以集錄之博得此而已熙甯辛亥孟夏淸心堂書　右見辭本拾遺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　寶歷二年　元第九百九十

右茅山三像記李德裕撰德裕自號上清元都大洞三景弟子上爲九廟聖主次爲七代先靈下爲一切含識敬造老君孔子尹眞人像三軀此固俚巷庸鄙人之所常爲德裕爲之有不足怪然以孔子與老君爲伍而又居其下此豈止德裕之獨可罪邪今史記載孔子問禮於老聃聃戒孔子去其驕氣多慾而孔子歎其道猶龍之語著於耳目自漢以來學者未有以爲非者豈止德裕之罪哉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右眞蹟

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開成五年 元第五百三十九 已下三篇同是李衛公撰故不與別碑歲月爲敘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

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盎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或至疲敝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一有治平元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東廳後閣書右集本

唐李文饒平泉山居詩開成五年元附五五百三十九

讀山居詩見文饒夢寐不忘於平泉而終不得少償其

志者人事固多如此也余聞釋子有云出家是大丈夫事蓋勇決者人之所難也而文饒詩亦云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誠哉是言也熙寧壬子正月二十九日書右眞蹟

唐李德裕大孤山賦會昌五年元第二百一十九

贊皇文辭甚可愛也其所及禍或責其不能自免然古今聰明賢智之士不能免者多矣豈獨斯人也輿右集本

唐大孤山賦歲月未詳

右字畫頗佳而傷於柔媚世傳塤工小篆此豈其筆邪右見緜本拾遺

唐辨石鍾山記大和元年元第三百二

右辨石鍾山記并善權寺詩遊靈巖記附覽三子之文皆有幽人之思蹟其風尚想見其人至於書畫亦皆可喜蓋自唐以前賢傑之士莫不工於字畫其殘篇斷稾爲世所寶傳於今者何可勝數彼其事業超然高爽不當留精於此小藝豈其習俗承流家爲常事抑學者猶有師法而後世偷薄漸趣苟簡久而遂至於廢絕與今士大夫務以遠一有業字自高忽書爲不足學往往僅能執筆而間有以書自名者世亦不甚知爲貴也至於荒林敗冢時得埋沒之餘皆前世碌碌無名子然其筆畫有法往往今人不及茲甚可歎也石鍾山記字畫在二者間頗爲劣而亦不爲俗態皆忘憂之佳玩也　右眞蹟

唐元稹修桐柏宮碑太和四年

右唐元稹撰文并書其題云修桐柏宮碑又其文以四言爲韻語旣牽聲韻有述事不能詳者則自爲注以解之爲文自注非作者之法且碑者石柱爾古者刻石爲碑謂之碑銘碑文之類可也後世伐石刻文旣非同柱石不宜謂之碑文然習俗相傳理猶可考今特題云修桐柏宮碑者甚無謂也此在文章誠爲小瑕病前人時有忽略然而後之學者不可不知自漢以來墓類多題云某人之碑者此乃無害葢自此石爲某人之墓柱非謂自題其文目也今稹云修桐柏宮碑則於理何稽也

右集本

唐李藏用碑 太和四年 元第三百七十一

右李藏用碑王源中撰唐元度書元度以書自名於一時其筆法柔弱非復前人之體而流俗妄稱借之爾故存之以俟識者 右眞蹟

唐薛苹唱和詩 太和中 元第三百一十四

右薛苹唱和詩其間馮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世皆人所想見者 集本有而宿有詩名六字 尤然詩皆不及苹豈唱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强作邪 右眞蹟

唐法華寺詩 太和八年 元第一百七

右法華寺詩唐越州刺史李紳撰其後自序題云太和甲寅歲遊寺刻詩於壁詳自序所言似紳自書然以端

州題名較之字體殊不類甲寅太和八年也右集本

贊陽山文太和九年

元第五百四十三

翰林學士吳奎知制誥劉敞祠部郎中集賢校理

江休復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祖無擇屯田員外

郎編修唐書梅堯臣嘉祐四年四月

六日於編修院同觀范鎮景仁後至

右跋尾者六人皆知名士也時余在翰林以孟饗致齋

唐書局中六人者相與飲弈歡然終日而去蓋一時之

盛集也明年夏鄰幾聖俞卒又九年而原甫長文卒自

嘉祐已亥至今熙寧辛亥一紀之間亡者四存者三而

擇之遭酷吏以罪廢景仁亦以言事得罪獨余頑然蒙

上保全貪冒寵榮不知休止然筋骸憊矣尚此勉强而

交遊零落無復情悰其盛衰之際可以悲夫是時同修

書者七八今亡者五宋子京王景彝呂縉叔劉仲更與聖俞也存者二余與次道爾次道去年爲知制誥亦以封還李定詞頭奪職因感夫存亡今昔之可歎者遂并書之熙甯四年二月十五日病告中書右見縣本拾遺

唐武侯碑陰記開成二年元弟八百七十五

右武侯碑陰記崔備撰唐劍南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及其將佐題名者二十九人楊嗣復再題及其僚屬又六人并嗣復汝士詩兩首合爲一卷唐諸方鎭以辟士相高故當時布衣韋帶之士或行著鄉閭或名聞場屋者莫不爲方鎭所取至登朝廷位將相爲時偉人者亦皆出諸侯之幕如元衡所記裴度柳公綽楊嗣復皆相繼

去爲本朝名將相亦可謂盛矣哉治平元年初伏休假雨中書右眞蹟

唐王質神道碑開成四年卷第闕

右王質神道碑唐太子賓客劉禹錫撰井書質字華卿王通之後也開成中爲宣歙池等州觀察使右集本

唐元度十體書元第四百八十四歲月未詳

右唐元度十體書前本得於蘇氏後本得於李丕緒少卿丕緒長安人名家子喜收碑文二家之本大體則同而文有得失故並存之覽者得以自擇焉右集本

唐鄭澣陰符經序開成二年元第二百九十九

右陰符經序鄭澣撰柳公權書唐世碑碣顏柳二家書

最多而筆法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模勒鐫刻亦有工拙集本無此十八字公權書高重碑余特愛模者不失其真而鋒鋩皆在至陰符經序則蔡君謨以爲柳書之最精者云善藏筆鋒與余之説正相反然君謨書擅當世其論必精故爲誌之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右真蹟

又已下八篇同是柳誠懸書或撰故不與別碑歳月爲敘

余自皇祐中得公權所書陰符經序遂求其經云石已亡矣常意必有藏於人間者求之十餘年莫可得治平三年有鐫工張景儒忽以此遺余家小史遽錄之信乎余所謂物常聚於所好也右真蹟

唐山南西道驛路記 開成四年 元第一百二十七

公權書往往以模刻失其眞雖然其體骨終在也 右見縣本 拾遺

唐何進滔德政碑 開成五年 元第二十二

右何進滔德政碑唐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柳公權撰并書進滔唐書有傳開成五年立其高數丈制度甚閎偉在今河北都轉運使公廨園中 右集本

唐李聽神道碑 開成五年 元第七百一十七

右李聽神道碑李石撰聽父子爲唐名將其勳業昭彰故以碑考傳少所差異而史家當著其大節其微時所歷官多不書於體宜然惟其自安州刺史遷神武將軍

史不宜略而不書者葢闕也右集本

唐李石神道碑會昌元年 元第四百一十三

右李石碑柳公權書余家集録顔柳書尤多惟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非字之然也譬夫金玉埋沒於泥滓時時發見其一二則粲然在目特爲可喜爾熈寕三年季夏旣望書右眞蹟

唐高重碑會昌四年 元第四百八十九

右高重碑元裕撰柳公權書唐世碑刻顔柳二公書尤多而字體筆畫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亦繫於模勒之工拙然其大法則常在也此碑字畫鋒力俱完故特爲佳矧其墨蹟想宜如何也治平元年正月

二十五日書　右眞蹟

唐康約言碑　太和七年　元第八百二十五

右康約言碑柳公權撰并書約言宦者爲河東監軍唐自開元以後職官益濫始有置使之名歷五代迄今多因而不廢世徒知今之使額非古官襲唐舊號而不知皆唐宦者之職約言在太和開成間嘗爲鴻臚禮賓使又爲內外客省使以此見今之使名自樞密宣徽而下皆唐宦官職也又以見鴻臚卿寺亦以宦者爲使於其間約言又爲宣徽北院副使又見當時南北院宣徽皆有副使也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　右眞蹟

唐復東林寺碑　大中十一年　元第三十八

朱氏槐廬校刊

右唐湖州觀察使崔黯撰柳公權書東林寺會昌中廢之大中初黯爲江州刺史而復之黯之文辭甚遒麗可愛而世罕有之（右集本）

唐會昌投龍文（會昌五年　元第六百五十七）

右會昌投龍文余修唐本紀至武宗以謂奮然除去浮圖銳矣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知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其好惡有所不同爾及得會昌投龍文見其自稱承道繼元昭明三光弟子南嶽炎上眞人則又益以前言爲不繆矣蓋其所自稱號者與夫所謂菩薩戒弟子者亦何以異余嘗謂佛言無生老言不死二者同出於貪信矣會昌之政臨事明果有足過人者

至其心有所貪則其所爲與庸夫何異始平元年五月五日書 右眞蹟

唐夔州都督府記 會昌五年 元第七百二十四

余嘗謂唐世人人工書故其名埋沒者不可勝數每與君謨歎息於斯也如貝靈該繆師愈今人尙不知其姓名况其書乎余以集錄之博僅各得其一爾 右見縣本拾遺

唐俞珣書陳果仁告身幷捨宅造寺疏 大中八年 元第五百八十七

右陳果仁告身幷妻軫靜緣捨宅造寺疏附疏後題云明政二年按隋書煬帝本紀大業十一年十月東海賊帥李子通擁衆渡淮僭稱楚王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

朱氏槐廬校刊

乃大業十二年也唐高祖實錄武德二年四月隋禦衛
將軍陳稜以江都降郎以稜爲總管九月李子通敗稜
陷江都國號吳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是武德三年矣
二說不同如此呂夏卿爲余言若以大業十二年爲子
通僭號之二年則江都方亂煬帝安得南幸而唐實錄
陳稜事可據則明政二年當爲武德三年也隋書繆矣
果仁終始事迹不顯略見於隋書云唐初爲隋太僕丞
元祐將煬帝已遇弑沈法興（一有與字）果仁共殺祐起兵據
江表法興自稱總管大司馬錄尚書事承制置百官以
果仁爲司徒其事止見此爾開元中僧德宣爲果仁記
捨宅造寺載其世家頗詳而其功閥官爵歲月多繆德

宣言中毒以死而宅疏言見屠戮嘗以宅疏爲是德宣文辭不足錄獨採其世次事蹟終始著之俾覽者覈其眞僞而少益於廣聞煬帝本紀高祖實錄皆唐初人所撰而不同如此何哉 右集本

唐圭峯禪師碑 大中九年 元第六十九

右圭峯禪師碑唐相裴休撰幷書其文辭事迹無足採而其字法世所重也故錄之云 右集本

唐濠州勸民栽桑勅碑 大中十年 元第一百七十二

余得劉莒修兗州文宣王廟碑見大中時中書門下牒又得此碑見大中時勅乃知平章事非署勅之官今世止見中書門下牒便呼爲勅惟告身之制僅存焉 右集本

又別本 一作勸農碑增入

皇祐元年春余自揚移潁舟過濠梁得此碑於今樞密使張公昇唐之制勑之文今不復見葢官失其職久矣此大中時勑也尚可見其遺制焉

唐闘遷新社記 大中十年 元第五十五

右闘遷新社記唐濮陽宁撰其辭云大中十年夏六月闘西公命遷社於州坤 或作城 凡築四壇壇社稷其廣倍丈有五尺其高倍尺有五寸主以石壇風師廣丈有五尺高尺有五寸壇雨師廣丈而高尺云文字古雅甚可愛嗚呼唐之禮樂盛矣其遺文有足采焉州縣社稷有主見於此記葢大中時其禮猶在也按唐書楊發自蘇

州刺史爲福建觀察使至大中十二年遷嶺南節度以歲月推之關西公者楊發也 右集本

又

唐時州縣社稷有主獨此碑見之開元定禮至大中時猶僅存也禮樂廢壞久矣故錄此記以著之 右眞蹟

唐令狐楚登白樓賦 咸通二年 元第九百四十五

右登白樓賦令狐楚撰白樓在河中至楚子綯爲河中節度使乃刻於石綯父子爲唐顯人仍世宰相而楚尤以文章見稱世傳綯爲文喜以語簡爲工常飯僧僧判齋綯於佛前跪爐諦聽而僧倡言曰令狐綯設齋佛知蓋以此譏其好簡楚之此賦文無他意而至千有六百

餘言何其繁也其父子之性相反如此信乎堯朱之善惡異也一有治平元年八月八日祈晴於太社晨歸遂書 右集本

唐磻集本作盤溪廟咸通二年 元第八百三十五

右磻溪廟記張翔撰高駢書駢爲將嘗立戰功威惠著於蠻蜀筆研固非其所事然書雖非工字亦不俗葢其明爽豪儁終異庸人至於惑妖人呂用之諸葛殷等信其左道以冀長年乃騎木鶴而習淩虛仙去之勢此至愚下品皆知爲可笑而駢爲之惟恐不至者何哉葢其貪心已動集本作薰於內故邪說可誘於外內貪外誘則亦何所不爲哉 右眞蹟

唐白敏中碑咸通三年 元第六百六十六

右白敏中碑畢誠撰其事與唐書列傳多同而傳載敏中由李德裕薦進以獲用及德裕貶詆之甚力以此爲甚惡而碑云會昌中德裕起刑獄陷五宰相竄之嶺外公承是乏後一年冤者皆復其位以此爲能其爲毀譽難信蓋如此故余於碑誌惟取其世次官壽鄉里爲正至於功過善惡未嘗爲據者以此也碑又言桑道茂事云桑道慕不知孰是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 右眞蹟

唐于僧翰尊勝經 咸通五年元第二百十三

右尊勝經于僧翰書僧翰筆畫雖遒勁然失分隸之法遠矣所以錄者亦自成一家而爲流俗所貴故聊著之庶知博採之不遺爾 右眞蹟

唐孔府君神道碑 咸通十二年 元第四百六十三

右孔岑父碑鄭絪撰柳知微書其碑云有子五人載戣戡戢戳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岑父六子戳之下又有戚表據孔氏譜其家所藏碑文鄭絪撰絪自言與孔氏有世舊作碑文時戣等尚在然則譜與碑文皆不應有失而不同者何也余所集錄與史傳不同者多其功過難以碑碣爲正者銘誌所稱有褒有諱疑其不實至於世繫子孫官封名字無情增損故每據碑以正史惟岑父碑文及其家譜二者皆爲可據故竝存之以俟來者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侍上御崇政䟽決繫囚退遂家居謝客因書 右眞蹟

唐陸文學傳 咸通十五年 元第五百四十七

右陸文學傳鴻漸自撰茶之見前史蓋自魏晉以來有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陸鴻漸蓋爲茶著書自其始也至今俚俗賣茶肆中甞置一甆偶人於竈側云此號陸鴻漸鴻漸以茶自名於世久矣考其傳著書頗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潮一作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其多如此豈止茶經而已哉然其他書皆不傳 右集本

又 此與前跋相類疑是豪本今兩存之

右陸文學傳題云自傳而曰名羽字鴻漸或云名鴻漸

朱氏槐廬校刊

字羽未知孰是然則豈其自傳也茶載前史自魏晉以來有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鴻漸蓋爲茶著書自羽始也至今俚俗賣茶肆中多置一甆偶人云是陸鴻漸至飲茶客稀則以茶沃此偶人祝其利市其以茶自名久矣而此傳載羽所著書頗多云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豈止茶經而已也然他書皆不傳獨茶經著於世爾 右增入

唐百巖大師懷暉碑 歲月闕 元第九百二十八

右百巖大師懷暉碑權德輿撰文鄭餘慶書歸登篆額又有別碑令狐楚撰文鄭絪書懷暉者吾不知爲何人

而彼五君者皆唐世名臣其喜爲之傳道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民之無知惟上所好惡是從是以君子之所愼者在乎所學楚之文曰大師泥洹茶毗之六年余以門下侍郎平章事攝太尉泥洹茶毗是何等語宰相坐廟堂之上而口爲斯言（集本有邪字）皐夔稷契居堯舜之朝其語言尙書載之矣異乎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雨中書　右眞蹟

集古錄跋尾卷九終

集古錄跋尾卷十　　　　槐廬叢書

宋廬陵歐陽修永叔著　吳縣朱記榮重校刊

唐王重榮德政碑中和四年 元第四百十六

右王重榮德政碑歸仁澤撰唐彥謙書重榮當唐之末再逐其帥遂據河中雖破黃巢平朱玫之叛有功於一時而阻兵召亂爲唐患者多矣碑文辭非工而事實無可采所以錄者俾世知求名莫如自修善譽不能掩惡也考重榮之碑豈不欲亟美名於千載而其惡終暴於後世者毀譽善惡不可誣故也彥謙以詩知名而詩鄙俚字畫不甚工皆非余所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右眞蹟

唐張將軍新廟碑 龍紀元年 元第二百十三

右張將軍新廟記李巨川撰唐彥謙書張魯事史傳詳矣巨川文辭匪工所錄者彥謙書爾彥謙書頗知名於世故略存其筆蹟也 右集本

唐花林宴別記 歲月闕 卷第闕

右花林宴別記唐竇常撰花林寺在滁州全椒縣余在滁陽遣推官陳詵以事至縣見寺旁石澗岸土崩出石巖隱隱隱有字亟命模得之 右集本

唐潤州陁羅尼經幢 歲月闕 元無卷第

右陁羅尼經幢今在潤州寶墨亭中唐雲陽野夫王奐之書字畫頗爲世俗所重故錄之以備廣採 右集本

唐玉蘂詩沈傳師李德裕唱和元第一百六十九

惠泉在今荆門軍余貶夷陵道荆門裴回泉上得二子之詩佳其詞翰遂錄之逮今葢三十年矣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書右見縣本拾遺

唐人書楊公史傳記歲月闕元第一百七十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爲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其字畫之法迺唐人所書爾今纔幾時而摩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以不朽者八字集本作楊公者震也其所不朽者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終敝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迺知爲善之堅堅於金石

也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書 右眞蹟

張龍公碑 乾寧元年 元第二百五

右張龍公碑趙耕撰云君諱路斯潁上百社人也隋初明經登第景龍中爲宣城令夫人關州石氏生九子公罷令歸每夕出自戌至丑歸常體冷且溼石氏異而詢之公曰吾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騎白牛據吾池自謂鄭公池吾屢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吾子挾弓矢射之繫鬛以青綃者鄭也絳綃者吾也子遂射中青綃鄭怒東北去投合肥西山死今龍穴山是也由是公與九子俱復爲龍亦可謂怪矣余嘗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其林樹陰蔚池水窈然誠異物之所托歲時禱

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爲神也 右集本

又別本

龍公之事怪哉余嘗以事至百祉村過其祠下見其林樹陰蔚池水窈然誠異物之所托歲時禱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爲神也 右眞蹟

瘞鶴銘 元第八十八 瘞鶴銘黃庭遺教經雖傳自晉而公疑唐人所書故附此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眞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秪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爲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

朱氏槐廬校刊

陽眞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爲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右集本

又此與前跋相類疑是稾本今兩存之

右在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秪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止世以其難得尤以爲奇惟余所得獨若此之多也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放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或云華陽眞逸是顧況道號銘其所作也

黄庭經四首

右黄庭經一篇晉永和中刻石世傳王羲之書書雖可

喜而筆法非羲之所爲黄庭經者魏晉時道士養生之書也今道藏別有三十六章者名曰内景而謂此一篇爲外景又分爲上中下三部者皆非也葢内景者乃此一篇之義疏爾流俗又有一篇名曰中景者尤爲繁雜鄙俚之所傳也余嘗患世人不識其眞多以内景三十六章爲本經因取永和刻石一篇爲之注解余非學異說者哀世人之惑於繆妄爾 右眞蹟

又 元題作續跋

今道藏別有三十六章曰黄庭内景而謂此一篇者爲外景又有分爲上中下三部者流俗所行又別有中景者皆非也所謂内景者乃此經之義疏爾中景一篇尤

朱氏槐廬校刊

爲繁雜蓋妄人之所作也此本晉永和中刻石文字時亦脫繆然比今世俗所傳頗爲精也（又見縣本拾遺）

又

右黃庭別本（一作刻）續得之京師書肆不知此石刻在何處其字書頗類顏魯公甚可愛而不完更俟求訪以足之治平丁未閏三月三日書（右見縣本拾遺）

又

右黃庭經二篇皆不著書人姓名余初得後本已愛其字不俗遂錄之旣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造好古君子也自言家藏此本數世矣與其藏於家不若附見余之集錄可以傳之不朽也余因以舊本較其優劣而

並存之使覽者得以自擇焉世傳王羲之嘗寫黃庭經此豈其遺法歟一治平元年十月十二日致齋東閣書十四字 右集本

遺教經以下十七首歲月闕 元第二百六十二

右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僞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粗不同爾近有得唐人所書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敦書者皆與二人他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即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可愛故錄之蓋今士大夫筆畫能髣髴乎此者鮮矣右眞蹟

小字道德經 元第九百二十二

右小字八分道德經不著書人名字亦不知其所自來

或云在明州其石今亡矣問今藏書之家皆云未嘗見也其字畫精妙見者多疑爲明皇書而知非者以其集本有首但題御注而不云御書也 右眞蹟字

唐人臨帖 元第七百八十八

右唐人所臨諸家法帖一卷其前數帖類眞卿所書蓋其筆畫精勁他人未易臻此按唐書言褚無量嘗請以當時所藏奇書名畫命宰相以下跋尾而元宗不許此乃有宋璟等列名於後又頗多訛繆豈後人妄增加之也然要爲可翫何必窮較其眞僞今流俗所傳鍾王遺跡多不同然時時各有所得故雖小小轉寫失眞不害爲佳物由是悉取前後所得諸家法帖分入集錄蓋以

資博覽云 右集本

小字法帖 元第七百二十九以下十首跋法帖 葢摹本也故類於唐人臨帖之後

右小字法帖者近時有尙書郎潘師旦者以官法帖私自摹刻於家爲別本以行於世余因分以爲類散入集錄諸帖而程邈衛夫人鍾繇王廙宋儋皆以小字爲一類於此余嘗辨鍾繇賀捷表爲非眞而此帖字畫筆法皆不同傳摹不能不失本體以此眞僞尤爲難辨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 右眞蹟

又 元第七百七十三

近時有尙書郎潘師旦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別自刻石以遺人而傳寫字多轉失然亦時有可佳者因又

擇其可錄者分爲十餘卷以入集目聊爲一時之翫爾其小字尤精故錄於此 右集本

十八家法帖 元第四百二十

右世傳十八帖者實二十五帖蓋書者十八家爾而流俗又自有義之十八帖然皆出於官法帖也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者天下購募前賢眞蹟集以爲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災板被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爲難得此十八家者蓋官法帖之尤精者也余得自薛公期云是家藏舊本頗眞今世人所有皆轉相傳摹者也 右眞蹟

雜法帖六

嚮於薛十三處得法帖一部闕其第一久而始獲

一

南朝諸帝筆法雖不同大率意思不遠耶然都不復有豪氣但清婉若可佳耳

二

學書不必憊精疲神於筆硯多閱古人遺蹟求其用意所得宜多

三

羲獻世以書自名而筆法相去遠甚父子之間不同如此然皆有足喜也

四

吾有集古錄一千卷晚又得此法帖歸老之計足矣寓心於此其樂何涯嘉祐壬寅大雩攝事致齋閒題

五

古今事異一時人語亦多不同傳模之際又多轉失時有難識處惟當以意求之爾嘉祐七年大饗明堂致齋於中書東閤偶題

六

老年病目不能讀書又艱於執筆惟此與集古錄可以把玩而不欲屢閱者留爲歸頴銷日之樂也蓋物維不足然後其樂無窮使其力至於勞則有時而厭爾然內

樂猶有待於外物則退之所謂著山林與著城郭何異宜爲有道者所笑也熙寧辛亥淸心堂書右見縣本別集二十三卷

景福遺文

余在夷陵時得之民家見當時縣有驅使官衙直典然云米來一作不闕者莫詳其語嘉祐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右見縣本別集二十二卷

浮槎寺八記詩元第七百五十三

右浮槎寺八記詩者自云鴈門釋僧皎字廣明作詩雖非工而所載事蹟皆圖經所無可以資博覽浮槎山在今廬州愼縣其上有泉其味與無錫惠山水相上下而鴻漸茶經及張又新等水記皆不載嘉祐中李留後端

愿守廬州以其水遺余因爲之記其事余甚愛山泉而浮槎水特佳頗怪前世遺而不錄及得僧皎記浮槎八事亦無之乃知物之晦顯有時也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眞蹟

福州永泰縣無名篆元第一百八十七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世俗多傳以爲仙篆太常博士黃孝立閩人也嘗爲余言其山無名上多頑石無復鐫刻之蹟如以人手指畫泥而成文文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如車輪循環莫知其首尾又言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夕焚香拜金書字號爲天篆者正類此然不能曉也今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

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亦莫知其是非也右眞
蹟

又此與前跋相類疑是稾本今兩存之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太常博士黃孝立閩人也爲余說曰山無名而甚高峻石皆頑無復鐫刻之迹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文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又曰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夕拜金書字圖號天篆者視其字與此篆正同然不能考也今世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亦莫得而詳焉

謝仙火 元第二百六十八

右謝仙火字在今岳州華容縣㕙玉眞宫柱上倒書而
刻之不知何人書也傳云大中祥符中玉眞宫爲天火
所焚惟留一柱有此字好事者遂模於石慶歷中衡山
女子號何仙姑者絶粒輕身人皆以爲仙也有以此字
問之者輒曰謝仙者雷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
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有聞其説者於道藏中檢之云
實有謝仙名字主行火而餘説則無之由是益以仙姑
爲眞仙矣近見衡州奏云仙姑死矣都無神異客有自
衡來者云仙姑晚年羸瘦面皮皺黑第一衰媪也嚮時
蘇州有一丐者卧道中相傳云是得仙者也自天聖中
余已聞之後二十餘年尙在其人姓沈舉世皆傳爲沈

臥仙云臥而飲食不漏州縣吏屢使人監守或潛伺察之皆實臥而不起亦不漏遂相傳以爲神旣而亦以病死雖素信惑其事喜爲之稱說者亦不云死時有異也斯二人者皆今世人以爲仙者如此故并載之治平元年一有

上元日書

右集本

周伯著碑元第七百六十九

右周伯著碑者在今宿州出於近歲葢官部春夫開汴渠於泥沙中掘得之其文字古怪而摩滅無首尾了不可讀伯著不知爲何人其僅可見者云渤海君元孫李景長子也其事蹟不可考文辭莫曉而字畫不工徒以其古怪而錄之此誠好古之弊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

日書右眞蹟

裴夫人誌天寶四年元附一百八

右裴夫人誌辭翰瀟灑固多情思惜乎不見其名氏石在長安之萬年矮槐文亦佳在亳州法相寺二者皆從得故續附於此熙寧二年六月二十有八日靑州山齋書右見縣本拾遺

五代時人署字以下九首歲月闕元第七百三十

右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合一卷前人遺蹟往往因人家告身莊宅劵契故後世傳之猶在此署字乃北京人家好事者類而摹傳之爾右集本

楊凝式題名李西臺詩附元第八百一十四

右楊凝式題名幷李西臺詩附自唐亡道喪四海困於兵戎及聖宋興天下復歸於治葢百有五十餘年而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以後稱李西臺二人者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爲一時之絶故並錄於此右眞蹟

徐鉉雙溪院記 元第二百六十九

右雙溪院記徐鉉書鉉與其弟鍇皆能八分小篆而筆法頗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號二徐爲學者所宗葢五代干戈之亂儒學道喪而二君能自奮然爲當時名臣而中國旣苦於兵四方僭僞割裂皆褊迫擾攘不暇獨江南粗有文物而二君者優游其間及宋興違命侯來朝二徐得爲王臣中朝人士皆傾慕其風采葢

亦有以過人者故特錄其書爾若小篆則與鉉同時有王文秉者其筆甚精勁然其人無足稱二字集本作所聞也治平元年上元日書 右眞蹟

王文秉小篆千字文 元第五百二十六

右小篆千字文者江南人王文秉書其後題云大唐庚申歲者建隆元年也僞唐李煜自周師取淮南晝江爲界以稱臣遂削去年號奉周正朔然世宗特許其稱帝故文秉猶稱唐而不書年號直云庚申歲也文秉在江南篆書遠過徐鉉而鉉以文學名重當時文秉人罕知者學者皆云鉉筆雖未工而有字學一點一畫皆有法也文秉所書獨余集錄屢得之此本得於太學楊南仲

紫陽石磬銘者張獻撰亦文秉書也 右集本

王文秉紫陽石磬銘 元附五百二十六

右紫陽石磬銘余獨錄於此而不附他書者文秉之書罕見於今也小篆自李陽冰後未見工者文秉江南人其字畫之精遠過徐鉉而朝中之士不知文秉但稱徐常侍者鉉以文章有重名於當時故也歲在辛酉晉天福六年李昪之昪元五年也五代干戈之際士之藝有至於斯者太平之世學者可不勉哉 右見緜本拾遺

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 元第一百八十四

右小字說文字源郭忠恕書忠恕者 集本有五代漢周之際爲湘陰公從事十二字 及事皇朝其事見實錄頗奇怪世人但知小篆而

不知其楷法尤精然其楷字亦不見刻石者蓋惟有此
耳故尤可惜也五代干戈之際學校廢是謂君子道消
之時然猶有如忠恕者國家爲國百年天下無事儒學
盛矣獨於字書忽廢幾於中絕今求如忠恕小楷不可
得也故余每與君謨歎息於此也石在徐州集本無此四字嘉
祐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書 右眞蹟

郭忠恕書陰符經 元第一百八十八

右陰符經郭忠恕書篆法自唐李陽冰後未有臻於斯
者近時頗有學者曾未得其髣髴也實錄言忠恕死時
甚怪豈亦異人乎其楷書尤精也嘉祐六年九月十五
日宴後歇泊假閒覽因題 右眞蹟

太淸石集本作西闕題名元第五百五十三

余自至亳始得悉閱太淸之碑其佳者皆已入余集古錄矣乃知余之集錄所得多矣惟兩石闕題名未有今續錄於此熙寧元年二月十九日書右眞蹟

太淸東闕題名元第五百三十二

熙寧元年二月十八日余率僚屬謁太淸諸殿裴回兩闕之下周視八檜之異窺九井禹步之奇酌其水以烹茶而歸十九日書右見縣本拾遺

朱氏槐廬校刊

集古錄跋尾卷十終



